

芹山集卷之二十六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門人胡王表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門人胡王表

總論事宜

陝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司馬申明

憲綱以肅吏治事准本司按察使陳 國朝事為惟我

國宗建官立法任以民聽察於外及於察司司馬惟我其操揚

風紀以正官邪以察民隱海內澄清無不紀我 王章貴國

想至成法夫人所當敬遵而不可易者也奈何承平既久

法令漸弛官之於貪殘而漫無忌憚民習於刁詐而



自有序處事者無文手法冠盜竊者日殺機而不知  
敏政其其視法令何如哉職假以驚駭服官于茲二  
三年矣中間吏弊民情雖夫灼見其隱微而官常姦  
宄亦或少得其梗要方益益乎總憲定切憂懼除勉  
思砥礪外竊念陝為岐豐故都流風尚在而今人之  
不古若者是豈獨小民之罪哉茲特申明  
憲綱儆于有位其有不公不法會職害民上負  
朝廷下負百姓者許被害人等即行赴司陳告以憑奉  
問本委悉置以法若有權豪勢要更違抗行事及充惡  
小民不畏官府不守法度者則自有

明律在亦不汝有嗚呼慎之哉所有合行事官聽具之

計開

一 勵廉官

當聞漢史云越共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  
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又  
云郵官上應列宿曲字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  
蓋守令之賢否主民之休戚繫焉是烏可以弗之慎  
哉况陝西盜運二邊軍馬之調度錢糧之徵求驛遞  
之奔走民不堪命亦甚矣正使保抱轉轉猶恐弗及  
而或少肆貪殘田版用創其如我民何哉訪得本省

西鳳延慶等府并知州知縣等官中聞守已愛民悉心為

國者固多有之然而恃才妄作或怠于官成或恣于估寵或急于簿書或耽于宴樂視民瘼若罔聞知視

王章以為長物甚者佐貳以下等官交通賄賂玩愒歲時乃遽威令不行於吏卒奏訴時制於豪強如此而欲紀綱之正風俗之淳胡可得哉除已往不究外况今正官考察之時尤宜斂政自今以始仰各勉加砥

礪之心愛民者一利可興者即興與之有一弊可除除之非奏上而

頭及置買土宜等項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務期風清弊絕用保我民以上副

國家設立監司之意乃為相體如有不悛者六品以下官徑自拏問從重究治五品以上者輕則註以不職候考察黜退重則定行鞫拏問擬將為木冠之玷矣可不慎哉

一理冤抑

嘗聞主刑者民之司命也可不慎乎故孝婦含冤三年大旱匹夫無告六月飛霜此天人感應之幾昭昭乎有不可誣者訪得各該府州縣等官勘問人命強

竊盜重情中間亦有虛心鞫審情法允當者然亦有  
勘明不公擬議不合或誣執平民或賣放強盜其檢  
屍或假借於佐貳陰醫等官而苟且成獄其擬罪或  
止馮吏肯供狀等情而輒加重刑不知獄成之後遂  
以爲真中間雖有冤抑幸拘泥成案迴避嫌疑而莫  
肯與辯以致無辜死於獄中者亦既多矣竊恐有人  
心者宜不若是熱然也除已往不究外仰各該有司  
等衙門自茲已後凡勘問斬絞死罪重刑必須研審  
衆証明白方纔成獄亦必掌印官覆檢覆勘明白方  
許招詳雖係各衙門有行者若果成招亦必開具似

招揭帖一面申呈本司知會如有一事不中者  
首領官并該吏提問仍每月將有無問過死刑數目  
申報查考再照印人天氣返寒其見監人犯若不行  
清案或恐吏徒死十非命尤爲可憫其自文書到日  
各府州縣掌印官行見監一應輕重囚犯逐一清審  
除強竊盜人命重情及侵盜妻子錢糧者照舊監候  
外其餘請輕減以釋放者准其保候如有疑難者造  
冊申呈定奪不許遺漏一人此係慎重刑獄保全民  
命守人之第一義其各體之尤具不違休唯并釋放  
過名數文冊報繳

一 雜考

查得刑部條例一節在在外衙門不許藉詞紙劄等  
 墨銀珠器皿錢款銀兩若莊薛修理不分有無罪犯  
 用雜料罰米穀至五十石銀至二十兩以上籍帛貴  
 細之物直銀二十兩以上者或有修理不作花銷起  
 送之人罰降一級或充軍等因近訪得奉屬官員中間回  
 官或應官或誰官皆曰守者亦有之趨卑巧或因備主  
 誦進或欲結家私運送他任其長去法度不備民窮或指  
 雜修里而之刑部罰或取問刑賦而私受色道直軍者  
 許備原贖可也情實為已所請人犯事以此止罪在若  
 貪污小官為然刑部擬議為罪重者亦或不能免也  
 除跡跡暴露者當查考察之年  
 朝廷點限公議有在另行外其自今以始元表請賜大  
 小官員各宜遵守

憲章清心約已於三民窮非夫上司理人不可擅自修  
 理科罰貪職官人及竊取贖錢或重銀兩如自論之  
 後恣行無忌者之體以特出或放人出發各照律例  
 定行從重問發施行此憲  
 見利而忘義者其得罪於名教有犯於官威者不小  
 故特申言之其各聽之慎之毋貽後悔

一禁投獻

查得開刑條例一軍民人等將多畝不明并賣過及民間起科僧道將寺觀各田地隱匿投獻

王府及內外官家勢要之家捏墊投獻者投獻之人問發邊衛永遠充軍田地給還寺觀及應得之人管業其受投獻家長并管庄人參究治罪等因為照各該王府俱受

朝廷恩封享有爵土其誰不知自愛但管庄人役貪圖厚利徃徃撥置生事坐受他人投獻其奸巧之徒并各僧道亦多以爭競不明田地并寺觀率多投獻希

圖規避深為可惡示出之後凡百姓人等仰各世守祖業辨納糧差不許輕易賣與他人其家長并管庄人役亦不許乘機受其投獻減價承種有悞起科如違管庄人等通行參究治罪此實戢奸頑以裕國賦之意其各慎之慎之

一禁撥置

查得開刑條例一

王府祿米若本府官員內使旗校管庄人等干預撥置折收銀兩多收米麥索要財物及邀接納戶用強允支并擅自差人下府州縣催徵騷擾者旗校人等杖

罪以上發邊衛充軍官員內使監候奏

請發落若輔導官縱容不舉并府州縣官聽從差來人役  
徵擾者俱叅問奏

請降級等因爲照各該

王府歲支祿米坐派各該州縣俱有定額應該有司官  
依期徵解以備供億其有撥置多收及用強允支及  
差人催徵騷擾者各治以重罪此

國家軫念窮民保全

不至意近來或因年歲飢荒或因有司罷軟其應得  
祿米或有一時不得者輒就聽信內使旗校人等

置用強允支或擅差無藉棍徒三五成群下府州縣  
狐假虎威欺凌官吏鄉打小民有敢怒而不敢言者  
不知於

祖宗成法安在除有司不職官員通行省諭令其嚴行解  
納外所擬前項

明例合行申明禁約仰一應旗校人等各恪守成憲保全  
身家如有仍前撥置催徵騷擾及多收索要財物者  
許被害之人赴司指實陳告以憑擊問定行枷號照  
例發遣干碍內使并輔導官一併叅問奏  
請施行决不輕恕

一禁豪右

嘗聞禁伏凶人所以保安善人故穰莠不剪終為嘉穀之害訪得本省所屬有等號稱土豪或詐稱

王府管庄人役或假託士夫聲勢欺壓良善挾制官府或田連阡陌而不納稅糧或名廁衣冠而違禁取利其有司官略有旋行者輒便媒孽其短唆使無藉棍徒津貼盤纏赴上告害聽者一時不察輒便准行或因而開革或敗其聲譽以致奸頑得志有甘受其辱而不敢聲言者矣除各該有司不職者本司另行議處外所據前項兇徒各行禁約示出之後俾各

洗心滌慮各安生理辦納錢糧遵守法度免遭刑憲如有仍前倚恃土豪恣行不法者定行鎖拏照例律例從重問擬發遣干碍職官一併不究此實

國家禁暴保民之道有不可徇情廢法者且各聽之慎之毋貽罪悔

一重孝表

伏讀

憲綱凡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忠臣烈女志行卓異可屬民風者所在有司舉申監察御史按察司要旨移文所司以憑奏聞旌表欽此為照沿道以正風俗為先



凡人以勵節義爲重乃若忠孝廉節終始弗渝或出於孤臣烈士或出於婦人女子或從容就義或慷慨殺身中更變故視死如歸此其爲天地正氣有浩然不可奪者真足以激人心而愧薄俗也仰惟我國家表厥宅里樹之風聲亦既有成法矣近來有司率多徇情聽囑保勘不真其得旌薦者非士大夫官族卽豪右官宦家受金而爲美傳得米而作諛辭誠有如昔人所譏者至於貧寒下士孤孀子女雖有水霜金石之操其誰知之亦誰肯舉之乃卒老死牖下而泯沒無聞者其於

國家彰善瘴惡之意何如哉特茲咨諭仰各該府州縣掌印官卽照

憲綱事理將境內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忠臣烈女等項逐一親行查訪或處常或處變或平時有養或一時激烈或終始無玷果有卓異志行可以追配古人可以激勵薄俗者卽將平生始末的確緣由具實申呈本司以憑覈實奏

聞旌表不可徇情止將權豪有力之家一槩朦朧妄保毀譽失真有孤

聖朝德意如違查訪得出或被告人告發定行坐贓問擬

不恕此爲申明

國典振揚風教寔關名教第一重事凡我有司其各體而行之毋忽毋泛

一禁取受

伏讀

憲綱凡告有司官吏人等取受或出首賊私等事直隸赴巡按在外赴按察司及巡按衙門陳告追問明白依律施行其應請

旨者奏聞拏問若軍官有犯在京從都察院在外從巡按衙門按察司并分司密切奏

請施行其各都司及衛所首領官有犯即便拏問又一款凡按察司官巡歷去處但知有司等官守法奉公庶能昭著者隨即舉聞若奸貪廢事蠹政害民者即便拏問其應請

旨者具實奏聞若知善不舉見惡不拏杖一百發煙瘴地面安置有贓者從重論欵此爲照

國家設官置吏所以愛養軍民而當官之法則惟以清之一字爲首務其有貪賊違法害及軍民者則或爲民或充軍或調衛

祖宗成法森然具在近來各官向上者固有而違法者恒

多其為軍官者或剝削軍士或私役軍人或扣除月糧為有司驛遞者或陰受屬官餽遺或索要里甲分例銀兩或索要馬驢夫見面等錢若此之類不可枚舉除有司前二條已經戒諭外誠恐武職并首領等官安於故常不知警省者令再通行丁寧申諭示出之後凡官吏有犯如前者者司徑行拏問外許被害之人即時赴司陳告以憑悉究問擬施行此為守

成法慎官為保名節之道其各體之慎之毋直視為空談自貽罪悔無及

一禁吏承

夫布按二司設有吏承司以在司書辦使役原非差之勾攝公事者近因各州縣有無故衙門明文該府州縣久未完報者只得差人守取其差去吏承乃遂孤假虎威証騙銀兩需索酒食其下官以為若不之與恐致嫁禍日侍左右之心行毀譽不知吾曹一體豈肯聽此妻妾之言而為無辜之害為此合行審諭今後各府州縣凡本司奉有勘合并查取醫否及一應未完事件遇到易完者限十日難完者限半月或一月務要早為完報免致差人騷擾如有吏承不悛仍前在彼求索者係本司承差就行拏鎖差人解送前

來以憑問擬發遣充軍若係別衙門人役亦就指實  
申呈撫按衙門或該管衙門處置若有依阿奉承者  
本司體訪得出官以罷軟議黜該吏亦坐以打點重  
罪決不輕恕

一禁書筭

查得見行事例一款一各處司府州縣衙門等衙門  
主文書筭快手皂隸總甲門禁庫子人等又總衙門  
說事過錢把持官府飛詭稅糧起滅詞訟陷害良善  
及賣放強盜誣執平民爲從事發有顯跡情重者旗  
軍問發邊衛民并軍丁發附近俱充軍情輕者問罪

枷號一箇月縱容官員作罷軟黜退失覺察者照常  
發落欽此照得各屬府州縣積年書手往往瞞官作  
弊凡派糧則實富差貧凡取招則移輕爲重其有司  
賢明者固莫受其欺而庸闇者則惟其所使而莫之  
覺矣遂致貧困小民坐受其害敢怒而不敢言良可  
痛恨除已往不究外自今以始若各衙門吏典有缺  
書辦不前者止令其在衙書寫文移不許干預公事  
如有仍前那移飛詭輕重情罪等項情弊除本司徑  
行訪拏外許諸人指實赴司陳告以憑照例發遣充  
軍其見當門皂快手等項文書到日掌印官一體清

查如有積年稔惡出入衙門者通行查革肅清政本  
仍將查革過名數造冊繳報若有仍前縱容者本司  
不時體訪得出官以罷軟黜退承行該吏一體拏問  
重治不恕

公移

陝西帶管提學時作

陝西等處提刑按察司為表遺賢崇祀典以勵風化  
事行准本司帶管提督學校按察使陳 關准本司  
關准布政司照會奉

欽差巡撫陝西都御史趙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張

俱批據西安府并咸長二

縣儒學生員董奉等呈備行前來該本道議得祀典  
之設所以崇德報功用昭風化者也是故非其人而  
祀是謂濫經惟其人而不祀是謂缺典查得陝西遺  
志名宦內載先任陝西按察使呂公昌在志表考之

陝西通志  
公志期古道行守官箴越自成化年間蒞官效上迄  
今七十餘年而風采德澤猶傳之父老載之文獻卓  
有明徵及考名宦志內開載

皇朝人物除功業昭著如余肅敏馬端肅許襄毅諸公已  
行崇祀外今查得名臣如王公翔正統間巡撫陝西  
歷官至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耿公九疇巡撫陝西  
凡增置邊務撫安軍民悉有條理官吏畏服八郡翕  
然大治項公忠巡撫陝西督軍征勦石城逆虜底平  
王公士嘉宣德中陝西參政廉正有為吏民畏服召  
為禮部尚書年富陝西參政後為戶部尚書師達永

樂中任按察使歷陞吏部尚書白圭任按察副使歷  
官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此皆功著三秦而我

朝名臣言行錄亦有可考而知者也所據呂公行業追  
配前修或之通志而大宰王公以下亦未血食似為  
缺典記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褒表諸賢崇尚風教  
其在今日乎如崇德之對設詳定果符公議合無將  
前數公各立神主奉之名宦祠內春秋血食豈惟尊  
崇往哲光昭不朽抑以風勵後人俾知嚮往無斁矣  
等因到司案查先奉

巡撫都御史趙 批據生員董奉等連名呈稱照得

成化初年陝西按察司按察使呂昌實江南豪傑之士天下經濟之才宅心正直執法不撓用片席障卧榻之穴隙恐土木而勞民卻斗金拒千戶之請託竟抵法而不宥口碑空傳于故老褒揚未遇于所司乞將本官列入

文廟名宦祠春秋血食不惟副諸生秉彝好德之心亦以勵在位之執風紀者奉此仰按察司會同都布二司從公查訪務協公論據實議報用表徃哲以勸方來

各外隨行則又蒙

監察御史張

批據董奉等連名呈同前

事蒙批布按二司會議呈奪該本司掌印按察使陳會同布政司掌印右布政使底 陝西都司掌印

都指揮僉事蔣 查議相同應合入祠呈蒙

巡撫都察院批崇奉賢哲風教所關今西安府學名宦鄉賢二祠歲祀有處屢經評騭而表章之查得陝西道志修於成化初年而正德間名宦如陳公壽輩亦已登凡而血食矣中間所載如太宰王公類以下諸名公何以獨遺恐王公名臣必無不入祠之理如耿公九疇年公富諸公

國朝名臣言行錄亦各登載而陝之名宦祠顧可無其

人耶據呈既經會同議擬卽應增祀但係重典舉動非可輕易仰再加查訪向來未祀名宦八人何以歲久獨缺其已祀者有無汎濫再照鄉賢祠內槩一省八郡而崇祀云者

明興以來會不盈十人亦既嚴且正矣不知中間尚有所遺或非其人而祀者否釐正之舉正在今日提學道會同都布二司取近時雍大紀諸編叅之與論凡二祠應增應罷者通行詳議開呈以憑施行秉公往烈端有望矣又蒙

巡按御史批據本司呈同前事批且呈請公督一代名臣義當報祀俱如擬入祠具由回報其秦中諸鄉賢先達如有表表可稱述者該司仍會都布二司查議呈奪務合輿論勿隨勿執

一為禁遊蕩以正士風事照得治道以正風俗為先士人以勵廉耻為重此而決裂則大本已失雖有才藝智能之美其餘亦不足觀矣訪得本省前輩耆舊砥礪行檢崇尚古道卓然為時表儀近來或少變其初其生員人等間有假借衣冠出入倡優之門恣為飲博肆無忌憚是

國家名器之重祇為若人遊蕩之資矣此其事若微而



關繫風教寔重特行省諭示出之後敢有倚稱生員  
或官豪吏承人等不顧行檢冒竊衣冠宿倡賭博者  
許諸人卽時拘獲并將跟隨人等一併擒拏赴司以  
憑從重究問若巡捕官兵并地方火甲里隣人等知  
而不舉一體拏問究治施行決不輕恕

招擬

陝西按察司

一問得

一名張頤山西平陽府曲沃縣人由舉人見任陝西郃  
陽縣知縣狀招嘉靖十三年十一月內有本縣民李  
廷秀何隆與甲首杜汝淵安勤等節有讐恨本年六  
月內顧到任管事嘉靖十五年正月內賊人張進兒  
雷萬糾合強賊二十餘人打劫李廷秀家劫出頭面  
衣服等物不知去向次日李廷秀具告本縣計開項  
下備開盜去衣服器皿等項並無開載火下認得久  
賊雷萬等詞隨蒙本縣差何隆等緝拏各賊不獲比

時李廷秀與何隆思起舊日與杜汝淵安勤杜奉霄  
趙仲漢趙奉各讐恨要得報復嚇財李廷秀不合叫  
同李何等將雷萬張進兒杜奉霄安勤捉住各不合  
用棍拷打嚇要銀兩無與當將雷萬臉肋打折并將  
杜奉霄自己紅綿被葛布女衫等安勤自己青綿紬  
綠絹女裙等俱妄作盜贓捉送到縣願審問間安勤  
等不肯輸服願當用夾拶嚴行拷打安勤杜奉霄受  
刑不過只得妄招願仍將雷萬安勤等酷刑夾打令  
其招攀同夥安勤思起舊讐不合將趙靈趙仲漢安  
攀雷萬張進兒將杜汝淵杜汝山妄攀各同盜挨拏  
問趙靈杜汝淵聞知恐怕捉綁被誣自行投首願處  
控訴分辯願當行發怒就不合故違問刑衙門酷刑  
官員不論情罪輕重輒用烙鐵但傷人不曾致死者  
不分軍民職官俱奏

請降級調用事例輒就喝令皂隸薛計杲等於本衙取出  
烙鐵一箇用火燒紅當將杜汝淵兩小腿燒烙一十  
三下兩脚掌燒烙一下趙靈脚手一併夾拶嚴加拷  
訊各疼忍不過各亦妄招劫分李廷秀贓物監候間  
杜奉霄等思得虧枉各具狀赴陝西按察司告行提  
人間願不合不行詳審情節的實止憑何隆改寫卷

案據將杜奉霄杜汝淵等俱問擬強盜得財斬罪杜奉霄安勤仍照例梟首招申分巡道未示趙仲漢亦將前情狀赴巡按并按察司控告隨蒙按察司牌行主簿韓銘將杜奉霄等一千人犯押解到司該按察司劉廉使審得安勤等各種並無為盜委被願酷刑拷打及用烙鐵燒烙只得承認等情問擬李廷秀比依誣告人因而致死隨行有服親屬一人絞罪願違制照例奏

請降級調用通行呈詳蒙巡按唐御史批看得李廷秀縱有誣情而被劫是實別事出有因張願訊鞫強盜刑法亦不可廢但如所招則太過耳恐未必盡然也該司再問明白另招詳報行間願要得脫罪又不合將烙鐵燒烙杜汝淵等情隱下捏稱杜汝淵痕疤自己致成誣賴等情亦赴察院等衙門訴辯蒙批西安府勘問願又不合將前用烙鐵妄招誤用致被將願與魏儒各納米贖罪各還職役招呈本司蒙批前項烙鐵不知鞫問盜賊應否擅用是否酷刑仰再會同各官勘議明當回報續該西安府細審願力將前用烙鐵等刑招認明白改擬願與張守規各納米折穀贖罪願照例奏

請降級調用張守規革役爲民具招呈詳本司復詳無異  
轉呈間隨蒙巡按唐御史將劉廉使叅劾行令回籍  
聽勘比時願亦係有罪人犯例應監候聽勘該司因  
願屢赴察院訴稟久不歸結當就具呈本院准令回  
縣管事願心不足仍要得乘機辯脫又不合將在縣  
管事情由隱下捏稱見監人犯具本訐奏劉廉使將  
伊妄擬酷刑起送降級等因節該都察院勘合類行  
審勘隨該本司行守巡道會問願恐所奏不實又不  
合不行出官聽問仍復在縣管事至嘉靖十七年十  
一月內應

朝之期願係題奉

欽依勘問人犯輒敢朦朧欺罔赴京朝

覲隨蒙巡按張御史案驗內開官員有因被劾及犯贓等  
項或聽勘或革任各有勘合中間有掌印官遷轉不  
常經年不完以致各官年終待勘俱爲廢棄有干清  
議者固不爲屈惟才高偶爾被誣者不終無可惜也  
案行本司盡行查出限在一月內作急勘問完報隨  
該本司按察使陳 因願審勘不到叅稱犯官張願  
叨任親民忍用炮烙况自稱見監桎梏之流敢廁入  
覲班行之內事屬不敬心實奸欺具由通呈撫按衙門將

顧華夫冠帶管事行令聽候勘問歸結後張願自京回還仍復管事該本司差人守提并杜汝淵等一千人犯到司發西安鳳翔二府會同從公從實虛心問理以憑奏

請發落等因該知府魏廷萱等將願逐一從公查審衆執杜汝淵趙靈等委俱良善當時審問之時願委用烙鐵將杜汝淵燒烙是的是問疑李廷芳等各誣告人死罪未決者減等徒罪願納米贖罪照例奏

請降級調用招解本司會同三司覆審無異通呈撫按衙門勘無虧枉將願等仍問罪犯招結是實

一議得張願等所犯何隆合依原擬誣騙人財物李平仍依恐嚇取人財物者俱計贓准竊盜併贓論免刺各一百二十貫罪止律李廷秀若告安勤杜奉霄強劫財物各等情得實各人合坐以強盜已行得財斬罪今虛仍依誣告人死罪未決者律與何隆李平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張願杜汝淵等俱不應事重各杖八十張願納米贖罪完日照例奏  
請降級調用何隆等俱遇革免科

公移

陝西等處提刑按察司爲懇乞

天恩辨明久寃戰功懲勸邊將以勵人心事該副總兵白爵奏該本司參呈

撫按衙門云夫白爵殺德一指揮耳叨陞榆林副總兵後清平夫事殺擄居民死者以百十計牛羊以數千計彼時爵正提兵過清平自九月初五以至十五日俱在地方十八日方至高家堡則赤子望其拯救如解倒懸也爵乃潛踪遁跡間道東奔使生民肝腦塗地伊誰之責爵強辯曰我奉制府明文東路截殺

夫

朝廷設總兵副總兵于延綏有東西二路皆其信地其制府明文今亦不論有無即有之亦居常按伏防禦之說爾比之分閫遣將之意果執爲重而况邊報緊急賊池坐困爲主將者尚可舍此而之他乎後該巡按僞門劫其手控重兵事安應援節奉

欽依張奉革任待劄白爵降二級是予奪出自

朝廷而所以責有邊臣者亦已至矣况今叨陞宣府地方失事走外人心未厭乃敢違章累牘上瀆

朝廷非與言官抗也寔抗違

一命而不甘心于一命之禡也且本官奏云相離一十二堡千有餘里夫爵伏兵千波羅懷遠間僅一二十里乃謂千有餘里則其欺罔之罪昭然可見爵本有罪縮重罪不蒙顯戮而乃貪饕無厭窮其志不知將何所紀極也此而不懲則姦巧之法得志橫行後來誰肯爲

區死事而地方受害則有不可言者矣如蒙乞爲議處或令其省改勉圖報効或究其失律治以常刑則因典昭明而趨避之徒將自無所容矣

一爲禁諭酷刑官員以重民命事據西安府同州申詳

犯人張梧等到司審得張梧招稱先年出銀一千二百兩與雷經合夥買賣雷經未還後有本州知州問仲宇舍人自原籍山西來任梧當保長將本舍邀請家內要得乘機交結官府就將藍段湖綿等物送與本舍回宅交與伊父間知州收訖後梧具告雷經稅稱與李景雲合夥買賣又稱李景雲原先誣執盜情等因妄告到州比時問知州因伊情熟不審虛實當就不合故違問刑衙門酷刑官員不論情罪輕重輒用夾棍及用不去稜節竹片亂打毆打因而致死者俱發原籍爲民事例將李景雲陸續夾訖陸夾棍打

訖二百柳頭及用不去稜節竹板狠打四十隨即傷重身死及提訊州府該吏樊騰供稱問知州赴省比有先未之皂隸三陳一時來遲當就嚴刑責打次日因重傷身死等因到司及卷查一起審錄罪囚事該知州問仲宇審問強盜劉傑妄將良民蘭知柔等五人俱帶同盜本官輒就酷刑拷打數日逼認成招俱問擬死罪請該分巡道駁劄及蒙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張會審得李孟等似有虧枉該司另問詳奪隨該本司屢次研審及提里老隣佑人等執稱蘭知柔等委係良民將劉傑雷廷霄問擬死罪蘭知柔等



辯問不應故罪招解本院蒙批審得劉傑獲盜真情該司牢回監候會審雷定霄既無真贓亦無失主且贓物人等亦無原無盜情古人云罪疑惟輕况今顯有虧枉並無一人作證一物作贓恐未可輒擬以死也該司另開明實具摺呈奪餘如擬發落是獄也聞律字之語累及恐昭不可掩使非按察使秉公奉法不避嫌疑則謂知丞等將為無辜之冤魂矣使凡鞠獄者如此何足國之擅美于前耶今後各屬如有不盡心守法妄成大獄致傷人命者該司即為參拏呈報以憑施行等因及卷查一宗為分監誣陷賊情急

救生靈事事該部陽民人李廷秀失盜次日具呈本縣原無盜贓姓名被積午應捕之人何隆懷挾私讒誣誘誘安動等四人為盜知縣張顯說不合故違令以刑部律例該刑官員執用各律一為首犯但傷人不重或死者不為軍民職官等語請降部議等因到部將案將安對明等語入五分又將杜汝君兩小販用等語總等一十二等語志不過妄捏同盜見今各痕一十二片俱在後雷萬張進兒俱破其打身等事因在春除將各犯先行發落外奉照知州問仲宇叨司民牧同有人心崎嶇示庶幾子

而潛通賄賂濫刑以逞受誣而打死平民計在任僅  
二三年筆死人至一二十命及照知縣張願設心狠  
毒敢爲炮烙之刑賦性貪饕大索錐刀之利近復挾  
私訪察故勘平人至死民敢怒而不敢言是可忍孰  
不可忍此其酷類仲宇而其貪其慘尤有甚焉者也  
除將各實跡另行叅究外竊恐所屬地方貪酷官員  
不獨問仲宇張願二人爲然若不通行戒諭誠恐濫  
及無辜爲此合行示仰所屬府州縣衛所掌印佐貳  
及理刑并大小問刑衙門官員知悉今後務要奉公  
守法正已率人以古之循良自期以今之間仲宇張

山集卷之二十七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門人胡正蒙編輯  
賜進士出身南京戶部郎中胡庭蘭校正

公移

藩司事宜

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爲陳愚見安地方以固城  
池事蒙

欽差巡撫山東都御史曾

批據兗州府申據生員董承

宗呈內開一重

親王以安人心切照正德年間流賊猖獗蒙撫按案驗

行長史司啓

親王知會遇寇臨城王當自重請勿輕離王府上城比時

魯莊王在城護守

宗廟未敢輕出其郡主將軍中尉儀賓各帶家人校從的親人等自備器械長史司會同兗州府將各

宗室分派四城協同軍衛有司防守方保無虞况今兗城地方虜寇臨城

王府

宗廟尤重工當照正德年間事例謹守內城不可輕出及

昭亮加義勇好漢精利器械俱出

宗室之家遇警守城尤為切要之務

府方知遵依如此藩王自重人心安而城固矣等因

此看得本生所呈內開

親王照依正德年間事例謹守內城不可輕出郡王將

軍等自備器械兗州府將各宗室分派四城以防不

虞俱為有理伏乞本院批示轉行長史司徑自啓

王知會等因蒙批仰三司會議妥當呈報仍呈巡按衙

門此繳蒙此依蒙行該本司左布政使陳會同按

察司按察使劉都司署都指揮事左叅政雜會

議得

宗藩為

朝廷懿親故

國家設有

藩封以屏翰之又設有軍衛有司以羽翼之蓋惟欲其坐守

王城未莫磐石之宗爾矣其他甲兵巡警之事非所敢勞也古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而况法行

天潢位居千禾顧可輕身以近不逞乎維茲賊虜犯順節該兵部應奉

欽依今所司嚴加防禦其在該府之元有專城之寄該衛亦有不爪牙之司萬一賊至自當嚴城固守用保無虞所據

親王暨諸郡王將軍中尉等項各在內協心宗義宗廟豈可輕出動搖人心今設在諸生員董承宗具口上有理乞懇正德年開事例請

王謹守內城不可輕出

宗室分派四城晝夜巡邏宗室之事體甚非所宜議

親王郡王以至中尉雖在位宗卑不同要之皆應各王膳為表

皇上宗親則一也

親王可自重矣而郡王獨不可自重乎郡王可自重矣而鎮輔奉國將軍獨不可重乎人在臨城等威莫辨萬一踈虞各將誰任其稱兗州義勇好漢精利器械俱出

宗室之家遇警守城較之軍民人等尤為切要此蓋不通夫義勇出自民間器械屬之軍衛此惟在府衛官同心固守如義勇不足則蚤為申請動調各州各縣壯夫可以千計如器械不足亦蚤為置造或申請兵備道調度施行亦必有賴其晝夜巡警則府衛行委

佐貳官巡捕嚴加督察各該掌印官仍往來提調其有失事者則從重參提究問此皆地方于繫寔為有官守者之責而可諉之

宗藩乎所據該府擬議本生之說似為窒礙難行如蒙合候詳允之日備行兗州府將城池應修濬者作速修濬器械應修理者作速修理仍將府衛大小職官并軍民人等預先通行分派各門各城籍記在官以後遇有聲息至日該府衛縣官員各守城門信地督率地方民壯義勇人等併力防禦自可無虞該府仍行長史司啓王知會如遇寇臨城王當自重請勿輕出其郡王將軍

等項亦隨

親王居守不必紛然四出親自提兵致多騷動中間果有家人校從義勇好漢并精利器械就行送赴本府照依住居府第分派令其同加防守以後有功一體陞賞如有悞事亦聽該府并長史司會同究治如此則職守明而人心奮體統正而國勢尊安矣

為及時平糶以廣儲蓄事竊惟王政莫先於保民備荒惟存乎儲蓄故古之善為國者率視年之登耗以為歛散則有備而無患矣照得山東地方古稱富饒近來水旱頻仍重以寇賊奸宄兵戎賑貸日不暇給

遂致府庫倉廩在在空虛緩急調度率稱匱乏所幸今歲夏麥頗收秋成有望物價必平及今若不趁時收買將來脫有兵荒何以為備除臨德二倉設有戶部分司積有錢糧免議外所據東昌濟寧曹濮等處俱密邇邊關南北要害而濟南會城為六郡根本之地調用之需尤宜預備為照戶部并各邊糧草俱有平糶及召商事例蓋及時為謀通商便民此其義有不可緩者查得本司并濟南兗東三府各有收貯備糶本以復常平事例銀兩在庫合候詳允之日本司將前項見貯銀二千一百餘兩轉發濟南府并將該

府見貯庫銀或一千兩或五百兩或為區處及兗州東昌并曹州曹縣濮州濟寧州亦將見在贓罰或別項堪動銀錢量其實在之數動支一千兩或三五兩選委廉能府佐官一員總理其事仍選屬縣縣丞等官三五員或六七員趁此麥熟之時分投收買一面出給告示召商上納比之民間市價少加一二務使民心樂從儲蓄有備不致虧官損民乃為得策亦不許富豪有力之家占賣取利凡一切弊端悉聽守巡兵備各道糾察施行其登青萊三府僻在海濱似畧稍緩然歲之豐凶亦難逆料但夏麥不耐收貯合通行各府將一應贓罰先行清理明白候秋收之時即將在庫銀錢先期申請一體權買如法收貯則固備荒之一策也再昭各處倉庫經歷年久率多圯壞若不先時修理臨時一槩寄囤狼藉不無可惜合併行各府動支無礙官錢作速修葺務在完固以蔽風雨則斂散得宜而儲蓄可充安置如法而經久依賴矣等因呈蒙

欽差巡撫山東都御史曾

批看得濟寧州積貯亦須司

銀發去千兩及時權買方克有濟餘如議施行并蒙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楊 批據呈及時平糶以廣備

蓄足見爲國爲民之實政所議俱依擬行

一爲僨運糧儲事卷查節年承准戶部照會每歲坐  
到正兌米內折色九萬石共銀七萬兩查得舊規分  
派濟兗東三府并所屬州縣解司類解薊州近查得  
歷年卷內除正銀七萬兩外每百兩加銀八錢共加  
添耗銀五百六十兩給付解官至彼添補及查本司  
原咨呈戶部明文并薊州通關止開實收兌軍粟米  
折色共銀七萬兩絕無分毫附餘在內至嘉靖十八  
年該長清縣縣丞李曉等呈稱被該州同知郭璉并  
庫官等將原解前銀止稱收過銀六萬九千七百餘

兩掛欠銀二百三十餘兩責令回司取討添補元  
方纔出給通關爲照錢糧止收正數至放反盡絕果  
有積出方作附餘未聞初收之時而明加五六百兩  
者也且此加添銀兩另作一封解官領出曾未明開  
申內倉官收受亦未載入通關中間侵漁之弊難保  
必無此其爲戒一也况本司收受之時每百兩加銀  
八錢嫌疑之際亦所當避而况地方災傷民窮財盡  
惟正之供尚恐不敷而尚敢多收附餘以速官謗乎  
此其爲戒二也本司不揣近已通行省諭各該州縣  
今後解納銀兩俱要五十兩爲一錠用工部原降天



平法字秤收如有不足者隨令滴珠其上并不分外  
加收分毫零碎銀兩致滋奸弊若不通行具呈誠恐  
臨期解至薊州仍照往年分外加銀五百六十兩亦  
將無以爲應矣此事干錢糧關係非細如蒙乞爲移  
咨薊州巡撫衙門轉行戶部管糧衙門并兵備道知  
會待後解到之日查驗果係五十兩圓寶足數或不  
足數而有滴珠在上足數者卽與收受免行駁  
取加添餘銀則地方受福多矣再照今歲災傷節蒙  
本院題

准將正兌改兌本色米改作折色共該銀七萬二千餘兩

俱該類解太倉銀庫近來亦有奸頑大戶每銀一錠  
率多短少隨時旋添殊非畫一之政相應通行省諭  
各府轉行所屬州縣今後收受兌軍折色及薊州折  
色銀兩俱每五十兩爲一錠務要足數或量加三五  
錢總傾瀉一處以備太倉秤折不許仍前短少亦不  
許將零碎銀兩赴司解納如違將該府州縣掌印管  
糧官并承行該吏各行叅提問罪如此則出納正而  
宿弊可祛事體一而

國賦亦裕矣等因呈蒙

欽差巡撫山東都御史曾

批俱准議行薊州糧銀仰司

備由徑自咨呈繳又蒙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楊 批  
看得折色銀兩俱要傾瀉成錠不許零碎不惟便於  
出納抑且弊端可革准行各府州縣正官如違叅提  
問罪

一為及時平糴以備荒歉事嘗聞古之善為國者率以  
廣儲蓄為急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照得山東地  
方土瘠民貧而六府倉庫原無厚積去歲一遇饑饉  
卽米價騰貴斗米有值一二百錢者小民嗷嗷待哺  
甚者瑣尾流離道殣相望者良亦有之節蒙本院軫  
念民窮多方賑濟然每口一賑不過得銀一錢八分

用以糴米止得一斗有餘而官立刑候往來盤纏亦  
不足以償債費則一二日間而刑銀已盡妻子亦  
不得一粒者矣是徒費救元之費徒費在官之需而  
欲我民需惠不已難乎照得山東地方頗得收成近  
據冠縣申報每銀一兩糴穀三石五斗六石計其值  
將加二倍於凶歲夫夫公以此言之處不惟物價有虧  
抑且民生日蹙難堪豈待其極之甚得濟南等六  
府嘉靖二十一年間五三 此更有成野各項銀以數  
萬計錢以百萬計雖有之而動支夫夫六府皆吾赤子  
也而豐凶之數則未可逆料也若饑至而后索食亦

晚矣通融調度以爲保釐之圖者將不在今日乎切  
照本司於本年五月內已經具呈今濟兗東三府發  
銀糧麥及今登青菜三府將在庫銀兩先行清理候  
至秋收口請糴穀用以備荒近止據濟南府買過麥  
一萬餘石其他各府更無一處申請糴穀備賑者及  
今復不爲之處誠恐過時物漸騰踴濫費官需不無  
可惜查得本司庫貯一應贖罰等項俱堪備糴如蒙  
合無候詳允之日備行各府除見在貯庫銀錢查數  
無礙動支或二萬兩或一萬兩或五千兩如有不敷  
仍將本司今次發去銀兩量其各州縣在庫錢糧有

無以爲多寡通融分派今各該州縣堂印官詢訪時  
佔定擬價值仍比市價少爲寬減如民間每兩買穀  
五石者今定每兩糴穀四石八斗或四石六七斗隨  
時酌處其餘米豆等項率視此爲差以便輸納一面  
仍出給告示召商上納但出給通關完日卽給與官  
價不許留難該府仍委府佐官一員往來提調但要  
乾圓潔淨上等好米好豆堪備賑濟及調度之用務  
使民心樂從儲蓄有備不至虧官損民乃爲得策亦  
不許將粗惡沓爛米穀豆子一槩轉數搪塞以致將  
來貧民不霑實惠及失誤軍機重事自取罪究如此

則物價平准官民兩便而地方亦有攸賴矣

計開

濟南府發銀五千兩

兗州府發銀七千兩

東昌府發銀三千一百兩

青州府發銀千五百兩

登州府發銀千五百兩

萊州府發銀千二百兩